

世界文化叢書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英〕麗月塔 著

王曉霞／陳守桂 譯
孫志民／林和生



紳士道與武士道

——日英比較文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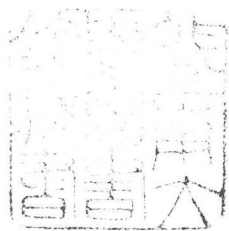
705302

世界文化叢書 ②

紳士道與武士道 ——日英比較文化論

〔英〕麗月塔 著

王曉霞·陳守桂 譯
孫志民·林和生



90095301

 淑馨出版社

紳士道與武士道：日英比較文化論／麗月塔著
；王曉霞等譯．-- 初版．-- 臺北市：淑馨，
民80

面；公分．--（世界文化叢書；2）
ISBN 957-531-102-7（平裝）：新臺幣180元

1. 文化史 - 日本 2. 文化史 - 英國

731.3

79001163

世界文化叢書 ②

紳士道與武士道 ——日英比較文化論

作者：〔英〕麗月塔
譯者：王曉霞·陳守桂·孫志民·林和生
校者：孫志民·張翔
出版者：淑馨出版社
發行人：陸又雄
編輯：尤淑芬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151號2樓（日光大廈）
電話：7039867·7006285·7080290
郵撥：0534577~5 淑馨出版社
印刷：建武企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任秀妍律師

登記證：新聞局登記證台業字第2613號

初版：1991年（民國80年）1月出版

定價：180元

本書經作者授權浙江人民出版社與淑馨出版社合作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31-063-1（套：平裝）

ISBN 957-531-102-7（第二冊：平裝）

《世界文化叢書》序

周谷城

今天我們立足於二十世紀，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不難看出：現在世界各國彼此之間的關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正日益趨於緊密，各國家或各地區之間的往來日益方便，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關係日趨緊密，幾乎成了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但要使這些關係發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們的理想，則研究、考察、尋找正確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爲不可少。着眼於文化方面的關係，組織學者、專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叢書，已成了我們當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題目，請學者進行研究，寫成專書，是可能的。學者自己先有研究計劃，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來尋找適當的題目，更是可能的。我們組稿工作的進行，大體不外這些方式。每一本書所涉的地區、時間、文化內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屬此類；估計這類著作不會很多。與此相反，每一本書所涉的地區、時間、文化內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歐洲中世紀的教會研究」即屬此類；估計這樣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當多。介於這兩極端之間，有的著作祇在地區、時間上有所限制，如「中國先秦文化」或「美國現代文化」即是實例。有的甚至祇在地區上有限

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實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論，如「文化與時間」或「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等都是實例。範圍這樣無定，體例這樣不齊，祇是由於世界文化從來就是不斷發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異，不易把範圍體例固定下來。不過，不把範圍體例固定下來，反而使學者、專家易於着筆或易於發揮各人的獨創性。

至於文化發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則不能忽視。發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確的，這就要訴諸比較研究。即使訴諸比較研究，如果祇拿現在與過去比，或拿中國與外國比，充其量祇能了解文化的大勢；必須進一步有具體細緻的比較，才能把方向找出來。分別舉例，如手工生產與機器生產相比，則知手工生產為落後，機器生產是進步的，於是反對落後、追求進步成了我們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與科學真理相比，則知宗教迷信為落後，科學真理是進步的，於是反對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們的方向，又如壓迫和剝削，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情；拿壓迫剝削與平等互利相比，則知前者為可恨，後者是可貴的，於是反對壓迫剝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們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視，比較研究則大有助於方向的闡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學者、專家未必完全沒有涉及過比較：把研究的對象完全孤立起來，不顧上下古今，不顧前後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談比較，不過希望把比較的範圍擴大再擴大，使比較的對象力求具體更具體。果能如是，則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決不會落空。餘不多談，即以此為序。

1986年10月6日寫於北京

寫在出版之際

「世上誤解的事，莫過於對一個國家的偏見了。」而比較文化論的方法則有助於消除這種偏見。

就拿本書來說，它從日英比較文化論的角度，詳細地介紹了日英兩國文化的獨特的歷史遺產；通過對日英兩國人日常生活的深入觀察，概括出日本人待人接物背後的武士道和英國人待人接物背後的紳士道，引出了兩國文化的類同和差異。

而差異已是形成人們偏見的根源，我們雖無法消除差異，但可逐步了解差異，並最終放棄偏見。手段之一，便是學會運用比較文化論的方法。本書在這方面不失為一本頗有參考價值的書。我們譯出它，旨在提供一個借鑒。

比較文化論的方法告訴我們，有時儘管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人們却能從中看到同類的事物，受到啟發。相反，為了傳播某種文化觀念，硬把它和別的文化扯在一起，結果無一不失敗。因為人們對眾所周知的事並不那麼感興趣，人們期待的是尚未明瞭的新東西。所以比較文化論者認為，在進行文化比較時，重要的是找出差異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而非「一致」。

例如，人們總是以「經濟動物」來嘲笑日本人，殊不知這一「經濟動物」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正如本書著者所指出的，日本的武士愛好詩、畫、書法和插花；日本應該讓世界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實不是它的專家如何了不起，而是它具有那麼多的業餘的「家」。這些正是日本大有作為的力量所在。而英國的紳士對藝術

不屑一顧，缺乏科學的、藝術的創造性。正因為如此，本書的著者發出了「紳士的形象要靠日本人的力量加以完善」的感嘆。

又如，日英兩國的文化均屬借用型，但在借用的基礎上，又都產生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日本人言行曖昧，好虛榮，愛嘲弄別人，與英國人直率、富於同情心形成鮮明的對照；日本人善於「袒護」，而英國人更多的則是「剛愎自用」。著者認為，找出這些生活表層的差異也很重要，然而要真正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僅這些還不夠，還必須發掘該國的文化的深層部分。比如，日本人眼光短淺，容易急躁，著者認為這與他們的育兒方法中缺少現實的原則是不無關係的。依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育兒的原則有二，一是快樂的原則，一是現實的原則。快樂的原則是隨時要加以實現的，否則孩子就會啼哭、撒潑；現實的原則是必須意識到快樂的欲求不過是複雜世界中的一部分，要有意識地加以抑制，學會等待。而日本的母親總是滿足孩子的一切願望，極盡放縱。英國的母親在給孩子帶回玩具時，不是一進門就滿足孩子的要求，而是告訴孩子們要等母親更換好衣服，即要孩子學會等待，並明白除了自己外，還有他人存在。孩子則在等待中想入非非。這種英國式的育兒訓練，使他們長大後能夠看得更遠，能夠耐心地等待着任何事情的發生。

本書充滿了有關日英兩國歷史常識的追溯，這是因為著者認為，人對事物的看法是在漫長的歲月中日積月累，逐步形成的，歷史將為人類保持協調提供一臂之力。正如著者所指出的，英國在所得水平上雖遠不及日本，但在每個人的社會訓練程度上，日本遠不如英國。「衣食足而知禮節」，紳士道將是日本人的一個選擇。著者的這一論斷被日本的評論家視為是一個頗值當今日本人深刻反省的忠告。

著者 Trevor Pryce Leggett（日本名麗月塔），1934年畢業於

倫敦大學法學專業。1938 年爲練習柔道赴日，在英國駐日使館供職。1943 年調任英東南亞司令部，直至日本投降。1946—1970 年出任 BBC（英國廣播公司）日語部部長，并長期擔任 BBC 對日廣播「聽衆信箱」的節目主持人，是英國著名的日本通之一，對柔道、將棋、「禪」均有較深的造詣。

原著係著者直接用日語寫成，中譯本根據日本薩馬爾出版社 1973 年第一版譯出。

本書序、第一章由孫志民、林和生譯；第二章、副論由王曉霞譯；第三章由陳守桂譯。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日本同事提供了可貴的幫助，陳惠珍小姐在謄抄、整理書稿方面亦做了大量的工作，謹在此一併表示由衷的感謝。

譯稿由於時間倉促，還很不成熟，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孫志民

1988 年 7 月 15 日於日本水戶

英國人所接觸到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

(代序)

這本書是我十年來主持 BBC 日語廣播「聽眾信箱」節目的產物。

聽眾遞交給本節目的問題都有些含糊不清，如「紳士的定義是什麼？」、「想請教一下英國人和日本人看待事物的差異」等等。當時我常同受日本 TBC（東京廣播公司）派遣來 BBC 工作的大藏雄雲助先生討論這些問題。

爾後大藏先生又建議我把在「聽眾信箱」節目中播出的答覆連同我在日本的那段生活體驗和英國文化深層的精神世界匯編成冊，他還熱情地將此設想介紹給薩馬爾出版社的田村勝夫社長。自那以後，我又先後同身兼總編之職的田村先生在東京和倫敦見了幾次面，在他的鼎力協助下，終於完成了此書的寫作。

書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到「歷史」，這是因為，人們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形成的。

譬如，英國的醫生不做廣告宣傳，這是因為還在 19 世紀，他們就期望社會將他們接納為紳士，以有別於買賣人。此外，人們在英國平時看到的警察是不攜帶手槍的，這樣做是出於如下的考慮：即使是罪犯，他一般也不傷害手無寸鐵的人，而路人若知道警察是徒手的話，他們會競相協助抓捕罪犯。此種思考方法源於 18 世紀熱衷於體育運動的地主們的風習，光明磊落是當時人們判斷一切事物的基準。

歷史是我們保持諧調和均衡的良師益友。現在英國正向工業化社會過渡，爲了理解現代的變化，我們需要對正在變化的、過去曾一度深得人心的理想世界作一研究。

書中還談到許多「宗教」問題。英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在這一點上，它同法國、德國截然不同。

英國的學校，在每天早晨開始上課前先要朗讀一小段《聖經》和唱贊美詩。以「教名」來稱呼一個人，這也是大陸所沒有的英國習慣。相當於將棋「角」的棋子，國際象棋中稱之爲「僧正」。

而且，在英國，宗教影響不僅限於傳統。英國科學振興協會的年會在科學界是最重要的例行集會，可是該年會 1973 年歷時一周的大會日程却是始於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入場儀式。

然而定期到教堂做禮拜的人不過占國民總數的百分之十而已。與此相對，致力於社會的公益活動已成爲「新宗教」，它深深地牽動着年輕人的心弦。例如，健康保險事業所需的血液百分之百來自於獻血者，正因爲如此，當英國人聽說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要用錢來買血時都不覺大吃一驚。

出於政治家的敏感，希思首相於 1973 年 8 月任命了一位專門負責調整政府向所有有志於社會公益活動的小組提供援助的大臣。出於同樣的政治上的敏感，工黨的政治家們也預言，十年以內英國福利社會的大部分將有賴於志願人員。

而身居於這些事情中的英國人對事物的看法、想法又是怎樣的呢？在這本書裏，我試着對這些方面作了一些論述，其中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當然這一切本身又都隨着時間在不斷地變化着。

爲了得出日本人和英國人看待事物的差異，我還從我個人的視角對日本進行了議論。當然我的看法絕非全對，但是我希望讀

者能把這本書作為一個三十五年來與日本有着密切關係的外國人的印象記來讀。

本書是應大藏先生和田村總編輯先生的建議用日語寫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坦率地說，就我的日語水平而言，還難以表達微妙的語感。大藏先生通讀了原稿，並作了推敲。校正書稿不是件樂事，我謹在此對大藏先生的不可多得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可說是用在向日本人介紹英國上了。與此同時，我也把同樣大的努力傾注於向英國人介紹日本文化的各個方面——主要是譯書、講演、教授並介紹柔道等。

我深信日英兩國有互相學習的地方，我將此書奉獻給日本的各位讀者就是出自這一信念。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謹向大力幫助過我的編輯部的諏訪部大太郎、竹內正年、小川國孝諸位致以衷心的感謝。我還希望本書沒有辜負田村社長的殷切期望。

麗月塔

1973年10月於倫敦

目 錄

《世界文化叢書》序 周谷城	1
寫在出版之際	1
代序	4
第一章 英國人看事物的方法	1
第一節 甲殼蟲樂隊和阿拉伯的勞倫斯	1
第二節 光明磊落的精神	11
第三節 島國氣質和大陸氣質	25
第四節 我們的維多利亞時代	55
第二章 紳士道	78
第一節 紳士的起源	78
第二節 騎士道和宮廷禮儀	91
第三節 紳士身份的理想	109
第四節 現代的紳士道	121
第三章 日本人對事物的看法	144
第一節 日本人窘困時	144
第二節 日本人對事物的看法	152
第三節 袒護和剛愎的文化	159
第四節 隔着迷霧的日本人	168
第五節 禪的真髓	179
副論：英國文化的基石	189
第一節 宗教、國民氣質的背景	189
第二節 君主制、自豪與傳統	212

第一章

英國人看事物的方法

——正大光明的精神和美德的傳統

第一節 甲殼蟲樂隊和阿拉伯的勞倫斯①

現代英國的中年人常常抱怨說，現在的年輕人對權威缺乏敬意，對他人缺乏關心。其實，無論哪個時代的中年人的想法都是如此。

公元前 400 年的阿里斯托芬就曾創作過提倡年輕人向雙親的權威挑戰的喜劇。在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戲劇中，一位年輕人爲了顯示自己的獨立性，在痛打了父親之後接着揚言道：「公平是必要的，所以下次還得揍母親！」

這不是現在的「殘酷戲劇」所能相比的。阿里斯托芬這樣寫雖然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但是他却試圖揭露蘇格拉底的萬人教育論所產生的道德上的腐敗。蘇格拉底也被搬上了舞臺，他的教育方法遭到醜化。某個晚上，蘇格拉底本人也去看戲了，在幕間休息的時候，他突然激動地站起來說：「請把本人和舞臺上的那個傢伙仔細地比較一下吧。」這一行動表現了他的幽默和勇氣。他因「不信道德并使之腐敗」而被宣判死刑，是在此後不久的事情。

本世紀 20 年代的小說中也描寫了孩子們全然無視道德規範而引起上流社會不滿的狀況。

在奧爾達斯·赫胥黎的小說《針鋒相對》中，當有位年輕女人說到用誤解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代溝」現在已經形成時，對方問道：「您認為您的孩子也誤解您嗎？」「在一切缺少根基的時代，產生誤解不也是必然的嗎？」（實際上是完全絕望的意思）「您的孩子一定會再次修補這個根基的吧。」

「是嗎？那樣的事我還沒有考慮過呢。」

1.老人和青年人

在今天的英國，對所謂的放任社會（即指原先隱藏在體面的薄帷幕下的「性」現在已被公開化一事）依然存在着不滿的議論，但與此同時，在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中間，一種「修補根基」的龐大運動正在興起。

現以倫敦的一個青年組織——「機動部隊」為例。這個組織創立於1964年，它召集了以學生為主體的一些有志青年，利用餘暇的大部分時間來幫助病人和老人。該組織的創立發起人是安東尼·斯丁，他是法學專業的學生，也是一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起初，他帶領倫敦的東·恩德貧民區的一伙年輕人，訪問了住在附近街道的一部分老年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那些眾多的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老人。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的周圍聚集了一百多名積極的志願者。但是，要使這個計劃繼續下去需要大量的資金。安東尼·斯丁因這個運動受到青年們的極大贊同而受啟發，決定試着同政府協商，說不定政府還會以這個運動為先導，把它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組織。政府果然同意了，除提供資金外，還積極熱情地參與推行該計劃。七年以後，八千名有志青年和四十六名有資格的社會福利活動家作為專任顧問，在「機動部隊」服務。他們相互協作，以友情和務實為基本原則，訪問了倫敦眾多的老人和肢體傷

殘或行動不便的人，在這些人的住所裏給他們作伴聊天，進行一些必要的援助活動。

他們的援助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但以訪問和交談為主。在生活中人們如果不與外界接觸是無法忍受的，而這類人，特別是絕大部分的老人，更需要這樣的接觸。當然，老人們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也很多，諸如：買東西、重新布置家具、去洗染店、收拾庭院、稍微修繕一下住房等等，都需要別人幫忙。

在大多數場合，這些有志青年的活動都是應地區福利事務所的請求而進行的。福利事務所向各個地區的「機動部隊」求援，請求他們派人給行走不便的人推輪椅，陪伴年事已高的婦女一起去醫院探望住院的朋友，幫助正在生病治療中的母親到學校去接放學的孩子，在學校放假期間負責照顧智能低下的兒童等等。

但實行這種區域性的服務，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機動部隊」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責難。譬如說，倫敦的區政府等機關就認為這種援助活動是對他們自己的福利事業的一種批評和責難。還有的政府機關對青年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並自以為是地認為老年人也許並不歡迎這些年輕人。

這裏也恰恰反映出了「代溝」的問題，然而在這種場合，情形却是相反的。在上一代人的青年時代，他們對個人獻身和服務於社會毫無興趣。他們的理想主義的方向是「制度」的改變。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却在想着個人的獻身和服務。我想，大多數上一代的人，在他們年輕時想都沒有想過的那種對奉獻精神的熱情面前，都會覺得內疚的。

事實證明，孤獨的老人們非常歡迎青年人的來訪——「他們倒不是往常對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幫助，但至少能來和我們見面。他們分文不取，但確實對我們抱着關懷之情。」

我曾訪問過一位每星期兩個晚上去老人的住所，在老人身邊

進行照料的少年。當時我問他：「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剛開始祇是抱着一種同情和憐憫的心情，但現在覺得必須更進一步加深我們相互之間的理解，去那裏便感到是一種樂趣，那位老人見到我去特別高興。雖然年事已高，但老人並沒有去養老院的願望。他對來訪的政府工作人員不予信任，對政府機關的來信也不回覆；所以他什麼幫助也得不到。可是他對我是極其信賴的。當我需要找某個文件資料的時候，我就抱來一大堆，然後我們一起查找。我覺得要爲別人做點什麼，現在我正實踐着這種想法。我幹別的事情全都是爲着自己，僅僅這件事，是在爲那位老人。」

事實深深地觸動了我，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意識到，過去我們從來沒有幹過此種具有實際意義的服務活動，這應使我們感到內疚。如果作爲我們自己親屬的老人則另當別論，倘若不是這種情況，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做那樣的事情的。我們經常在談論政治結構的變更問題，並堅信祇要能實現，世上人都會得到幸福。我記得契訶夫曾說過：「常常有這種情況，我一聽到孩子的啼聲就有些受不了。但只要稍加注意發現自己的孩子也在啼哭時，却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了。」我們這一代人，對抽象的社會福利事業是極其關心的，然而若要爲此作出某種個人的服務，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有這種想法。

現在多數的青年一般在進行了一年左右的社會服務活動後就不再幹了。留下來的仍繼續進行着。不久，當他們長大成人具有選舉權的時候，我想作爲候選人他會給人以好感的，不用說，在議會裏也會看到一種全新的精神，至於採取怎樣的形式，現在還不能預言。但是，基於「爲了使政府照顧這些肢體傷殘和行動不便的人和生活貧困的人而向政府繳納稅金」這種考慮而建立起福利國家的精神，不也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嗎？

2. 甲殼蟲樂隊②之後

甲殼蟲樂隊這一代，是為非作歹的一代，年長者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抨擊。不過在某種程度上這却也是一個事實：「如果是壞事情就打悶棍」式的單純的無政府主義的見解是很難反駁「不能因胳膊痛就把它切除了事，而應了解情況，努力使之慢慢恢復健康」這樣一種見解的。

新一代由於強調個人的責任和貢獻，因此越發被老一代看作是可怕的一代。按理我們是應對他們報以掌聲的，但他們那種無政府主義的甲殼蟲音樂，又不時地在襲擊着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和極「左」集團攻擊的對象是所謂的「制度」，然而「制度」的機能也并没低下到不可救藥的程度，這是極其明瞭的事情。雖然有些缺點，但作為整體來講，包括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學生在內，都在勤奮地工作。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攻擊「制度」的非難已沒有了。事實上，在公開場合的演說、民衆運動、抗議集會等活動中，幾乎已沒有指責了。青年們是以如同想把被污染的運河、湖泊重新整治乾淨這樣的心情，在考慮如何為被社會拋棄的同類進行服務。他們僅僅是在年長者們企圖阻止的時候才加以反抗。所以，與年輕一代受到責難相反，遭到指責的應是上了年紀的人的罪惡意識。

有一次，因為需要募捐，舉行了所謂的「慈善進軍」活動。因為參加者幾乎都是年輕人，所以決定搞一次一百英里的徒步行軍，誰要是走了一百英里，凡贊同這種方式並屬於這一地區的有錢人就慷慨解囊五十英鎊。這種方法極其簡單，比起邀請富翁出席晚餐會，在席間請求他們為慈善事業解囊的方法，即司空見慣的「慈善晚餐會」來要好得多。